

誌 謝 辭

雖然不確定，自己是否已經從黑暗走向黎明，但至少，已經將現階段的論文告一段落。回首在清華的三年，這箇中的滋味實在難以言喻，無法言喻的是這三年來，對我個人生命的轉折。是上天的安排吧！教了三年的書後，在一連串的因緣際會後，讓我重拾書本，走進了學術的聖堂。對於史學，一直有種崇敬的心理，哪怕在這一切講求功利的社會，我還是深深的相信，史學對於全人教育的重要。歷史學不僅僅是對於個人，對整個國家、社會也有著根本的影響性。可惜的是，今日的臺灣，對於史學的重要性卻愈來愈不重視。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，小至個人，容易對於史學生涯感到茫然；大至國家社會，則易失去客觀的批判能力，總是人云亦云，激情過於理性與是非。而我，便是在這種氛圍之下，初步踏進了史學研究的殿堂。

我的研究生生涯，便起自於對於個人生命及國家社會的茫然，我無助地想要從史堆當中重整自己。在選擇研究方向時，本來想要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士人生活，想要細步地瞭解，在那樣的亂世當中，這些知識份子是如何自處於當時的社會環境？但修業一年後，因為思想史課程的緣故，讓我再度涉獵陸學的思想，而南宋的社會風氣應該也與今日的臺灣有著類似的問題。所以，我便從原本想要在史堆中尋找解放的士人形象來與自己心境相呼應，轉而積極地探尋，在那樣道德淪喪的社會，有志於道的學者，是如何身處於其中？他們有著什麼樣的心情？又有什麼樣的作法？這便成為我研究南宋陸門學者的最大動機。我需要一個強心劑，讓我可以為自己的生活作定位，並且讓我可以積極、樂觀地投入於這個社會群體當中。我害怕咀嚼生硬不知所的資料，所以，我找了陸象山，找了陸門學者們與我相伴，看看他們在那樣紛亂的時代中，是如何竭盡所能地奉獻自己的力量，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實踐本道。一年多以來，在這故舊紙堆中打轉，他們的形象、言語、感情，讓身於九百多年後的我，除了感動，還是感動！也許我過於感性地看待這群人們，也許這樣的研究成果沒有客觀的學術價值，但我還是希望自己所呈現出來的文字，能夠有些血肉在裡面。如此，對我三年來的研究生涯，才算是有個交待。我曾經為身在史料中的陸門學者而輾轉難眠，也曾經為了他們鼓舞自己的心志。雖然，心志的振奮，不知會持續多久。但是，因為他們，我找到生命思維的本，這個價值，絕非言語、文字的堆砌便可以比擬。有了這個過程，對於三年前毅然絕然地放下教職的我，也算是一個交待，可以無愧於心了。

而要如何化感性於理性，將陸門學者的研究變成一篇論文，這又不僅是靠所謂的感動便足以完成的。在這一年間，我感謝我的家人、師長、友人們的相伴與鼓勵。如果說，我這篇論文還像個樣，那都要歸功於我的指導老師張元教授，因為他的提點，使得我整篇論文的架構更加明朗。如果沒有張元老師的幫忙，可能本篇論文都還在難產當中。所以，在此相當感謝張元老師一年來辛苦的指導，還有包容我的不聰明，和偶爾的懈怠。另外，黃敏枝老師和蔣義斌老師，也是我相當感謝的師長。感謝他們在口試時，給予我具體的建議，使我可以用更廣泛的角度來思考陸門學者的教化問題；並且還不辭辛勞地校正我論文內部的缺失，這是相當辛苦的一件事，在此真的非常謝謝老師們的包容與鼓勵！

我的家人，也是支持我撐過這三年的重要支柱。因為他們無怨無悔的包容、關心，使得我可以放下工作，安心的在清華當了三年的學生。特別是我的三姐，每當我在異鄉求學時，總是麻煩她最多，而她也總是竭誠的照顧我。我的家人雖然不常說些關心的言語，但是，由他們實際的行為，就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我的關心。我的媽媽張初枝女士，也是讓我非得三